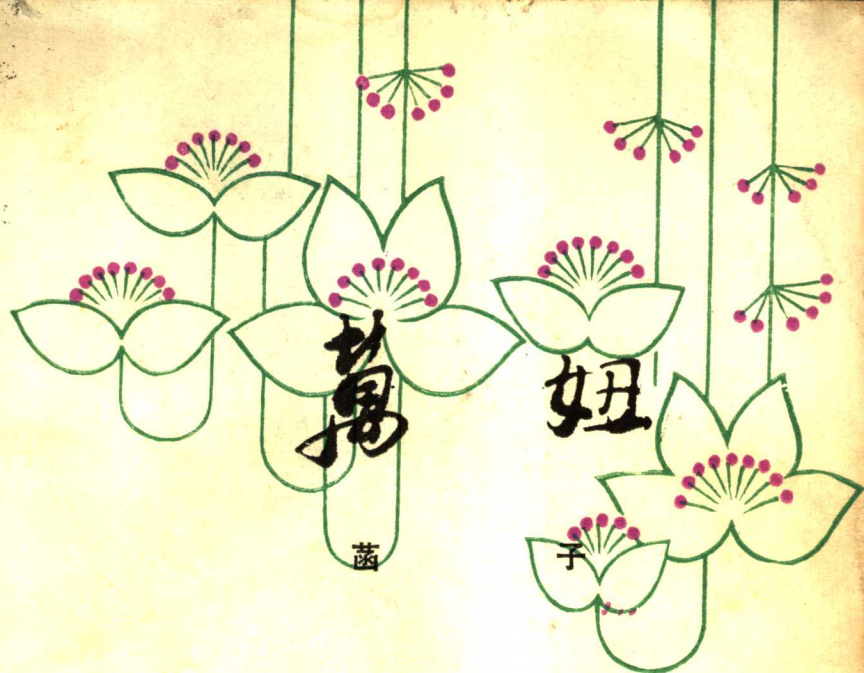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蘇人民出版社

万 妞

葛 子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8年12月第1版

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书号：10100·279 定价：0.40元

目 录

万 妞·····	1
妈妈的故事·····	15
并非遥远的岁月·····	22
松树下·····	42
泉水边·····	51
老少放牛·····	59
风·····	67
亲家公·····	76
小醉翁·····	86
从上甘岭来·····	95
和黄继光通讯班相处的日子·····	102
激 渡·····	107
“这就是我的儿子”·····	112
黄山小记·····	119

乡村小曲	124
路	141
小牛秧子	144
春节	147
源远流长	151
山羊花花	155
作者后记	160

万 姐

乡里人的邮件照例总在供销合作社收发，这个事许多与外地没有来往的农民并不在意，乔岭山村里的詹老爹，从前也不知道小店里有个绿箱箱，自从他为自己的养女去找爹妈，到芜湖军分区去过一趟，他才惦着等信这回事，每回走过村中央的石板路，瞧着那仿佛高高在上的小店，就惊喜地想到：柜台上那只木头箱子，能传来几百里路外的话儿。

腊月二十五，詹老爹揣着封信对家里跑。这是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山凹里兜着太阳，天气就是比往年暖和些。家里忙着搞过年的吃食，这时詹大妈领着孩子在厨房里爆糯米，准备做球似的欢喜团子。孩子们跟着糯米的涨大欢呼着：“胖了，胖了！”“象个胖娃娃了。”他们要把小手插到盛在匾里的松软而滚烫的炒米里去，妈妈过来赶他们，他们愈是伸着小手装着要插下去的样子。后来又炒黄豆，哗哗叭叭热闹而愉快的响声，唱出了孩子们心中的歌。要是爆出一颗豆来，马上有人不顾烫手接过去了。孩子当中调皮的事都由一个圆圆脸的小姑娘带头，数她的小手伸得长，她手里的黄豆最多，这就是老两口最宠爱的养女万姐。矮小的詹大妈象个孩子头，从锅门映出来的火光，照得她一脸红彩，发亮的头发松散地披在两鬓，她嘻嘻哈哈的，多少年来詹老爹没看见她这么年轻

这么高兴过。詹老爹看了一会，把眼神定在那口大锅上了，这是土改分的，大家照顾他人口多。人们说：“生了十胎，剩了四男二女，万姐还顶了他丢掉的第八胎，前几年又添了媳妇孙孙，一家十三口人，没有一个大锅哪成！”从前小锅小灶，又专吃稀的，烧两遍才轮到大家喝碗稀粥，现在有了这个大锅，再添几个人吃饭也不愁，你看，过年还做起欢喜团子来了。

万姐的爹妈没找着，芜湖军分区叫把万姐送到子弟小学去读书，老爹已经复信说正月初八送她上路。他准备把这个事拖到过了年再说，可是愈看着老伴、孩子高兴，就怕过年时愈拆不散她们，不如早几天说明了的好。拖到三十晚上，由于传统的习惯，他知道人们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容忍一切。万姐睡了，他跟老伴对坐在被统里。他先噗哧噗哧吸着旱烟，又在床沿上敲烟棒，对万姐瞧了一眼，他沉闷地说：

“打听遍了，到底没找着他爹妈。”

“打下十几年仗，死了多少好人，也难怪找不着。……”詹大妈也同情地应着。她看出老爹心事重，又温和地接下去说：

“你不是说过的嘛！找着了我们也还是她的父母，找不着我们更是她的父母，我们疼她还来不及呢。”说着她就假着熟睡了万的万姐。

老爹知道顺这么说下去，扯不上题，他又死劲敲烟棒，一下一下想敲出个狠劲来，终于他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初八我送她出门！”

“什么，到哪儿？”

“她是公家的人了，送她去芜湖部队里念书。”

“我不问她公家私家，女儿是我喂大的，你不要挑我的疼处

碰！”

“疼她还要栽培她！”

“我们不能栽培？过年就送她上学堂嘛！”

“人家部队上比我们管得好。”

这几句对话，一句抵着一句，虽说一个是有准备的，一个没有准备，可就是针尖对着麦芒，谁也不让谁。一冷场，大妈就想起跟老头来硬的不行，她和解地哀求着：

“算了吧，我们锅里多放瓢水，也够她吃的了，车上多纺支纱，也够她穿的了，有难处我顶着。……”

看她想到哪儿去了？难道多嫌她这张嘴？老爹为的是既然亲爹妈真的不在，要把她教养成人，对得起国家，就得听部队上的话，他一个农民家担不起这个担子呵！他知道老伴爱缠，不如干脆地说：

“知道你的好心，可这个难处你顶不着。”

有她做娘的顶不着的？她耐不住，又火了：

“什么难处？你得了公家的钱还是怎么的？”

本来是一句气话，可老爹脸上刷红，他曾为部队上寄来的二百万^①扶养费懊恼过，怕人家说：“一天跑过小店东张张西望望，就为的等那二百万呢。”经老伴一提，他呐呐地说：

“钱都寄在小学老师那儿，你去问他吧！”

“我倒要拿来看看，一张票子倒有多大？”

“一个小钱也不准你拿，孩子的钱留着给孩子。”

“我能用那卖儿卖女的钱么？”

① 二百万是指人民币旧币，即现在的二百元。

这伤着两位老人的心了，成了僵局。万姐却在这时翻了个身，大妈趁势搭讪着说：

“我们不能问问孩子？就算我们舍得，她不肯走，你也不能撵她，人们还不知要说些什么闲言闲语呢。”

两个都舍不得推醒万姐，还是老爹磨过身去，压了她的腿，万姐自己醒了。两个老人慌着象得罪了她似的。他们互相望了一眼，立刻想到要在她身上进行一场决定去留的占卦。他们都想用一句最灵的符咒打动她，可是想出的不是符咒，而是最平常的语言：

“部队上接你到芜湖念书，你去不？”

“离了你的娘，你惯不惯？”

万姐揉揉眼，仿佛很清醒地反问：

“那我跟哪个一头睡呢？”

大妈听到这话本来该笑的，可是她却幽幽地哭了起来，一颗母亲的心在安慰和怜惜中哭了，老爹的眼圈也有些发红，他知道这次的谈话只能到这儿结束。

大年初一自然不能再谈。外面下雨，詹大妈把这个家中最早买的一双新胶鞋让万姐穿了，吃饭的时候大块的肉朝万姐碗里塞。詹老爹这边，拿了爆竹先叫万姐去放，小街上有卖糖人的，老爹给万姐挑了最大的一个。好象老两口暗地里比赛谁对万姐更好些。其实他们心里到底想些什么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

年初二，老爹领着万姐到山后陈塘大姑妈家去拜年。大妈知道他什么个用意，她不阻拦，看他们父女俩上了山路，她满有指望地想：去吧，我看你讨来的是谁家的救兵？只有做娘的人才知道

做娘人的心意，他大姑妈的儿子长到十七岁出去，她的心也是悬着的啊！

河里涨了水，他们只能翻山。这是好几年没有走过的路了。万妞拉着老爹的手，一步步往上爬。藏在茅草里的石板路，躲在一边的凉亭，弯躬曲背的老树，对她都是陌生的，只有回过身来，看见那青瓦白墙飘着红旗的村庄，愈来愈显出亲切的印象。

“妞呵，你可记得走过这条路？”老爹慢条斯理地问。

孩子毫无记忆，摇了摇头。于是老爹对她说，五年以前，还是她六岁的时候，庄上住着反动派的五十二师，一个姓吴的伙夫头，在赌场上不知道怎么听说万妞是小新四军，就来敲詹家的竹杠，锅里碗里的都要，有次煮了山芋，他就来揭锅盖，万妞不让他拿，他就磨磨刀要杀万妞，还嚷着说：“有小新四军就有老新四军，都给我交出来！”那时詹老爹吓得从楼板上滚下来，护着万妞不放。……

“这下我记起来了，我站在小凳上护着锅盖的，我还骂他土匪，对吧？”万妞突然清爽地接下去说。

“对嘛，那时你的志气就好。”老爹异常高兴地夸奖万妞。接着又对她说，当时把熟山芋都给了姓吴的，有人把他拉走了。到晚大家商议，怕万妞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叫老爹连夜背着她翻过这座山，把她送到大姑妈家里。这一段万妞又记不得了。老爹说：

“你那时是个困娃娃，棒子也打不醒你，爬山你还能知道？”说得万妞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“你说你是不是小新四军？”老爹又提醒着问万妞。

“是嘛！”女儿坦率而含糊地回答。

“那你可是新四军里的人生的？”

“爹，又来了，娘不让你说这个，你笑我，就说我不是你生的。嗯。”女儿有些撒娇地说。

“真的，你的爹妈比我们强十倍。”老爹还有些认真。

“哪还有比你们好的？”女儿也是由衷之言。

“我们待你好，也为的你是共产党部队上留下来的呵！你再想想，部队上怎么单叫你去念书？”

万姐想通了一点，觉着这里头有来由，可一个从未缺少父爱和母爱的孩子，没有想到要另外去找一双爹妈，何况她又是一个傻丫头。她只狐疑地问：

“我那爹妈怎么不来瞧我？”

老爹不忍再说下去，他心里扣着自己的题目，谨慎地说：

“这你以后就知道了。姐呀，我再问你，一个人有志气好没志气好？”

“有的好。”

“念书是不是坏事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我带你上芜湖念书，你去不？”

万姐低着头，只听她微弱然而坚定的声音答道：“我去！”

抬头看见姑妈的庄子，就结束了这途中的故事。

詹大妈盼了两天才把父女俩盼回来。一阵锣鼓进了群峰包围的山庄，比敞着地方格外响些。这支队伍不小，一会儿全庄的老老小小都聚在一起了。他家的一老一小，也正欢天喜地的走在队伍的前边。队伍在詹家门前场子上停了下来，说要演戏呢。仔细一看，那骑在高头大马上好象个参军的，就是乡里年轻的指导员，从

部队上下来的，她的外甥，巧的是他的亲娘，詹家的大姑妈，也跟在后边。詹大妈忙挤过去拉他姑妈和外甥进屋里喝糖茶，不料他大姑妈做了一个眼色愉快地回答：

“不慌，老妹子，俺们先办正事。……”

正事就是乡政府已得到通知，认了詹家的“军属”，给他们送了个大匾：“光荣之家”。因为詹家登不了这么些人，大家没有进去，就把大匾挂在门楼上。回头就请詹家老两口坐在场子中央，大家给他们拜年。指导员捧过两个带飘带的大红彩球，把个最大的套在詹大妈身上，老爹跟她开玩笑说：

“你看你的比我的大。”

“我们两个换嘛！”

“不，不，该你的大。”

老两口真诚地推让着。

不一会儿演戏就开始了。原来就是指导员母子俩演《送子参军》。詹大妈弄不清他老姐姐几时当了演员，十年前新四军在这儿，这里的人都唱着过，总有一半人上过陈家祠堂的戏台，可也没看见过他老姐姐有这个本领。这时老演员却和她的儿子一本正经地对唱着，从不关风的牙缝里漏出音来，人们倒也能听准她咬的字眼，原是些令人感到亲切而激动的熟透了的词儿。虽说这是五年前母子俩的真戏，可你说是一幕老戏也成，十年前多少人这么走掉的啊，现在又有多少人要这样走进自己的队伍。只有最后母亲给儿子送鞋的一段，完全是新词，老演员也更加生动活泼起来，她灵活地做了个进出房门的姿态，从怀里掏出一双鞋来，就动情地唱了起来。

老奶奶们掀起围腰裙来，揩眼泪了呢，都有一颗做娘的善良而

倔强的心呵！她们没有猜疑唱的是别一个，就象相信自己一样认定这末一段准有过的。只有最知道底细的詹大妈，知道自己的老姐姐那时心里也有些不痛快，又正害了眼，线都穿不过针眼，没做什么鞋。而詹大妈自己那时正服侍大媳妇坐第一回月子，也没顾不上为外甥做一双鞋，可是这做鞋的事，好熟呵！她正揣摩着，外甥瞧着她哩。笑盈盈的黑眼睛。可他把对唱的词儿忘了，只提高嗓子唱了两句，一阵脸红，看着勾肩搭背的姑娘们替他着急，他就趁势过场。

“下面换个节目，叫小姑娘们唱！”

姑娘们毫不推辞，对着年轻的指导员，一条声地唱起十年前最流行的《送才郎》来：

送呀才郎
送到大门口
一出门就看见
张灯又结采。……

飘着红旗的山村，留在激昂而幸福的回忆中了。老演员却在这当儿抢过去拉着她老妹子的手，嗔怪地说：

“唱得喉咙冒火，你也不递我一碗水喝？”

“快家去，老早煮了红枣糖茶等你！”

她们手牵着手走到门口，大姑妈故意端详着门楼上的彩匾，问道：

“光荣不？”

“光荣。”詹大妈有点羞涩而温柔地答道。

“还不把你的报仇鞋子拿出来，送万姐上路。”跟她的儿子一样的笑盈盈的黑眼睛看着大妈。

这下子完全明白了，唱的是她。五年前给国民党的部队欺得厉害，他们象抓到了什么把柄，总指着万姐要小的也要老的，把她家当个菜园门，直进直出，见什么拿什么，没让她们过半天安生日子。她追根起苗的想过，千不怪，万不怪，只怪国民党陷害忠良，她念着万姐的爹妈还不知在哪乡吃苦。要共产党能成功就好了，万姐早晚总是共产党的人，那时她就替万姐做了一双结结实实的报仇鞋，指望她十六岁上穿出去替父母替穷人报仇。那时她真想学古时候岳元帅妈妈的样，恨不得在万姐的背上刺四个大字。可是现在天下太平，万姐也只有十一岁，鞋子还差着一大截呢。她领会了他大姑妈的心意，忙说：

“他大姑妈心好狠呵，我就知道一笔写不出两样詹字。”这时她才知道讨来的是谁家的救兵了。要不是他大姑妈急着回去照顾子孙，到底是谁家的救兵还可再见一回分晓。

一场风波以后，老两口似乎有些和解。可是初八是个大关，双方都提心吊胆的，还有小万姐身上的变化，更成为他们注视的焦点。万姐多了一双带绒球的布草鞋，象她亲妈十年前穿过的一样；她有了八角帽，带帽耳的；还不知从哪儿找出来一根泛红的皮带。……詹大妈看到这都是老头子默默地替万姐安排的。“无非是要把小闺女打扮象个兵呗！”她有些气恼地想。她也看出小万姐爱新鲜，添一样东西跳八丈高，雀儿似的，她才不管它兵不兵呢。可这小兵模样多俊呵，大妈一阵心酸，想到万姐的妈，只比万姐现在看长几岁，也是这模样儿上她家来的，生了个孩子也不知

怎么个抱法，没坐月子就爬山，听说孩子要尿布，马上把小褂扯了……那时孩子爸爸早上了前方，后来这个到江北去找，那个又回了江南，一个南一个北，都是为国为民为的穷人啊！也在这两天，她的两个大儿子，万妞的大哥、二哥，也在万妞身上下功夫，大哥教万妞上操，这不知哪来的本事？还有二哥，平时瞎眼聋耳的，这会学老早住在这儿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样，伸手仰腰的，教万妞练嗓子呢：

“一——一定要霍霍（‘腹部’走了音）发音！”^①

老爹看着好笑，大妈看着伤心，她有时一步步追着老爹说：

“女儿是我的，我不放，看哪个能把她拉去！”

“能放十个孩子也不能放我的万妞。”

“我明天就带她去看她家婆。”

她口气愈硬，声气愈软，老爹一概不理，只一笑对之。初七以前，只见他把牛草铡了，粪出了囤，打了三双草鞋，没有借小驴，自己架起磨棍推出了过元宵的米粉，这些本该是奶奶们做的。大妈起先当他为了要出远门，后来也看出这是为了给自己卖好。看他累得一身汗，晚上翻身打转，不免心疼起他来，心里对他说：“老伴呵，何苦呢，老伴呵！”其实她也早动心了，悄悄地去问过老师：寒暑假都在什么时候放？一个人到底要念几年书？还悄悄翻箱倒柜把报仇鞋拿出来看过两回，又替万妞买了两双新袜子，上了袜底袜船，纳得密密麻麻的。

初七的晚上，大妈在床上搂着她的万妞，试探地跟老爹进行最后一次的谈判：

^① 当年服务团每天早晨练习基本发音中有这一句：“一——一定要腹部发音。”“一”是指元音“i”。

“自己还穿不来衣裳的孩子，交给他们我不放心。”

“十一年前，人家粉嫩一朵小芽儿交给你，怎么就信得过？”

老爹这句话倒也有几分道理。可大妈又想起万姐平时贪睡，自己也总由着她，快吃早饭的时候，才掀起她的被子说：“傻丫头，太阳晒屁股啦！”她才扭呀扭的起来，到外面去能这样么？她有些着急地说：

“一早要上操，孩子醒不来的啊！”

老爹笑了：“就是你惯的！”

“我不信不打仗了，还要送她到兵模子里去套！”大妈还有理由。

“学她爹妈的样！”老爹更理直气壮。

“长十六岁去不成？”

“不成！”

“过了月半走！”

“不成！”

“你看你象个铁面判官，我一推门，你就跟个门棍似的顶回来。”

“是个好判官嘛！”

说着，说着，两个都笑了起来，万姐也笑了。她妈心不死，想再探探万姐的心意，她说：

“俺们不能再问问万姐？……”

“你问嘛！”老爹对母女俩同时投过鼓励的眼色。

“姐呀，你出门跟哪个一头睡？你还没离过你娘的手臂弯呢！”母亲自有母亲的体己话。

“娘，学校里有枕头。……”万姐率直地回答。

“你真能离得你的娘?”大妈又追问一句。

“娘,我有志气。给我那鞋吧,你的心比岳元帅他妈还好。”女儿严肃而娇媚地说。老爹和大妈都看出孩子长大了,从前她是个不长心的面娃娃。

还有什么话好说呢?大妈只好轻轻地叹了口气,侧着身子睡了下去。

山村里正月的旋风,象个不请自来的夜客,爱在黑地里敲门,门环儿搭搭地响了一阵,屋子里就都是风的声音了。被统里透进一阵寒气,三个人偎得紧了一些。老爹筋骨发痛,愁着变天下雪;大妈也愁着,这不是出门的天!可她有一点儿高兴,也许老头子突然改变了主意。他们都迷迷糊糊的,睡不熟,熬到五更,老爹披衣坐起,大妈就猛地竖起来了,“上趟去芜湖也是这股劲,当真这号天能走?”她说着连忙穿起衣服,抽开门闩一望,惊喜地说:

“撒得一地白花花的,下雪了啊!”

“下雪也走,不能第一趟出操,就不听口令。”屋里传来老爹坚决的声调。

“万妞是走得的?”

“我背。”

大妈哼了一声:“我拗不过你。……”就在床沿上拦着老爹别忙穿衣,老爹怕她瞞缠,哪知她说:

“外面风比刀子还尖,你没有紧身衣服,把我的棉背心脱给你。”

多么感谢这个矮小的忠顺的妻子。他轻轻地摸摸她的手:“你不冷?”一听大妈回答:“我又不出门。”就更心疼她了。土改以后,他腰里有钱,能够爽快地对她说:“到芜湖我给你扯件新的。”

这时大妈多么慌张呵,她生火、加柴、添水、调粉,又搓元宵、又

泡红枣,还要煮上路的茶叶蛋(一个个都是她肥壮的黑鸡婆生的)。你看她抓了多少香菜和芝麻贯心糖呵①,提着的,包着的,都得收拾停当。家里有人出门,谁都能埋怨这个没有准备的不知事的妻子和母亲。她头不梳,脸不洗,恨不得长四双手,锅前、房里,小脚踩得地板格格地响,橱上的铜搭子,也叮叮当当地响着,好象后面树林里传过来的清亮的仙乐。老爹站在锅门口,又从大妈的脸上看到三十晚上年轻而欢乐的妻子。

做好饭大妈才蹑手蹑脚把万姐叫醒,就叫她站在床上把衣服穿好,最后一次替她系好裤带,告诉她怎么打又紧又活的结子,免得出什么意外。最后自己站上凳子去,举了个灯,在橱顶的箱子里,窸窸索索地翻出一双鞋来,捧在手里,就站在凳上说:

“把这个也带去,给你部队上的叔叔伯伯看看,说是你娘头五年就给你做的报仇鞋子。……你看我也不落后嘛!”这末一句是对着老爹说的,在灯光下她有多么光彩的眼睛呵!

踏过千山万水坚不可摧的鞋子,正如她大姑妈在唱词中描述过的。鞋底上还纳出“爱国”两个大字,当时怕“报仇”二字显眼,叫国民党看到碍事。鞋窝里塞了一球大妈前两天放进去的棉花,现在不合孩子的脚,也能看到它将来的模样。这双鞋是劳动人民忠诚的证物,最明智的母亲的纪念品,部队上的同志一看什么都能明白。

一支小小的家庭的队伍送走了父女俩,老爹不准惊动四邻,怕的有人拦他,所以当指导员赶来的时候,他们已翻过了乔岭。

在一个凉亭里歇脚,老爹抽着旱烟,想了又想,慎重地开腔:

①这都是皖南的特产,参加过新四军的老同志现在都想着的。